

成都铁路局二十年职工文学 作品选(1995～ 2015)

成都铁路局文联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成都铁路局二十年职工文学作品选 (1995~2015) / 成都
铁路局文联主编.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220-09685-3

I. ①成… II. ①成…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1646 号

CHENGDU TIELUJU ERSHI NIAN
ZHIGONG WENXUE ZUOPINXUAN (1995~2015)
成都铁路局二十年职工文学作品选(1995~2015)

心中的路 (散文卷)

成都铁路局文联 主编

责任编辑	陈小梅
装帧设计	邵晓锋
责任校对	蓝 海
责任印制	王 俊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http: //www. scpph. com
E-mail	scrmcbs@ sina. com
新浪微博	@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624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6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4. 5
字 数	215 千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09685-3
定 价	118. 00 元 (全四册)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总 序

古今中外，关于文学有何作用的论述很多，孔子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毛诗序》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强调，文学受到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反过来又影响经济基础。这种作用通过人们的情感、思想变化，进而对现实产生影响。文艺作品具有的娱乐、审美、认识、教育功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在我局，从运输生产一线到路局机关，活跃着一大批文学、书法、绘画、摄影、音乐、歌舞等艺术创作者和表演者，他们中有年过八旬的退休干部职工，也有刚出校门步入铁路的年轻人，其在工作生活之余，充分发挥自身的艺术特长，用文字、水墨、线条、色彩、影像、音符等等，艺术化地表达着铁路人异彩纷呈的工作和生活、喜怒哀乐的情感。他们身为铁路人、了解铁路人、塑造铁路人、讴歌铁路人，这是他们在创作和表演上的天然优势。

文艺创作是铁路企业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铁路人的工作生活都很有特色，也可说颇富传奇色彩，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来，中国铁路与我们伟大的祖国一样，改革发展波澜壮阔，硕果累累，举世瞩目。非同寻常的时代，为我们的文艺创作者提供了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令人欣慰的是，我局的不少文艺创作者面向铁路工作生活，取材铁路工作生活，艺术地再现铁路工作生

活，在各个艺术门类中都创作出了不少为职工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有的还获得了国家、部、省级的奖励。这些都有力地说明，我局这支创作队伍在企业的改革发展和文化建设中发挥着应有的独特作用。

本套丛书是我局文学创作者的心血和智慧的结晶，也是对我局近20年来文学创作的一次小结和检阅。总体来看，本套丛书的特点鲜明：首先，在题材上紧贴铁路，紧贴我局职工的工作和生活；其次，形式多样，文学的主要体裁一应俱全；再次，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不过，其中的不足和遗憾甚至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改进，做得更好。从谋划编辑本套丛书开始，我们就以精心、精选、精品、精美、精致的态度和目标来做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工作，但由于能力、水平有限，没能完全达到选编的初衷。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在其中也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本套丛书的编辑出版是我局文化建设历程中的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尽管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仍不失为我局的一套优秀文学作品选集，从中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我局干部职工身上“坚守、实干、创新、奋进”的企业精神，适合广大干部职工阅读，更加适合新入路的职工阅读，也适合有兴趣了解铁路人的社会各界人士阅读，在得到阅读审美享受的过程中，还可起到引导人、鼓舞人、教育人的作用。

当今中国铁路，变革剧烈，发展很快，为文艺创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源。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是每个作者都应为之而不懈追求的目标。写什么？怎么写？主体在作者，但身为铁路人兼创作者的干部职工，在发挥自身创作特长的基础上，一定要有健康的道德情操，正确的创作观念，宽广的视野，深入细致的观察思考，把创作与时代的大背景、社会的大变革、铁路的大发展联系起来分析判断，再确立创作基准点。这样，个人的创作才能与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方向高度一致，才能与广大铁路内外读者的期待相一致。

我局的文艺创作者要不断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要把创作的主导思想与企业精神、愿景和经营理念相融合，树立正面形象，弘扬企业正气，倡导奉献精神；二是要把创作的基本规律与企业的发展变化相融合，用艺

术创作的规律、方法充分抒写、描绘、歌唱铁路的发展变化，以铁路的发展变化来丰富和促进文艺创作；三是要把创作者的激情与铁路人的情感相融合，只有这样，作品才能真正贴近广大铁路人的心灵。

艺无止境，不仅是关系作者创作能力和水平的问题，也是关乎全局文化实力能否不断提升的大问题。西南铁路的改革发展机遇很好、任重道远，既需要我们的干部职工日夜拼搏奉献，更需要各种艺术形式予以多层次、多样化地表现。我们坚信，全局的文艺创作者一定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职工的优秀作品。

编 者

2015年7月28日

目 录

心中那条路	孙贻荪 (001)
啊, 小站人	曾从技 (017)
成渝线上俩工友	刘忠新 (026)
春运, 那些抹不去的影像 (外一篇)	王尔秀 (030)
大渡河和铁路对视	北 来 (036)
车过渝达线	冯天敏 (038)
铁路人素描	刘建锦 (041)
行走的“部落”	徐继坚 (050)
火 车	刘宝库 (055)
夜行火车	刘慧敏 (065)
女列车员的悄悄话	张 聘 (069)
春运笔记	黎鹏程 (071)
秋走小龙洞 (外一篇)	叶志权 (082)
住房轶事	谭征夫 (085)
那山, 那路, 那石头	彭明军 (096)
铁路家属	胡婷芬 (103)
漫步五月成辆	梁敏燕 (109)
深情指针 (外一篇)	陈恩华 (111)
父亲与大桥	雷 建 (115)

冰雪中，这点痛算什么？	郭 明 (117)
烙在钢轨上的记忆	黎玉松 (126)
通勤路上	唐友权 (129)
川滇黔六日	黄培书 (131)
乌江边的回忆（外一篇）	刘方珍 (138)
幸福着你的幸福	马 健 (143)
高铁时代的召唤	秦学建 (145)
领导，亲爱的冒号	黄 蕾 (147)
遥远的小站	胡巧玲 (151)
共和国的花环	骆永林 (154)
脚丫和小灰屋（外一篇）	唐恩明 (158)
黑暗中的停顿	西 雅 (161)
种菜记	冯地模 (168)
走近工友	田 秘 (172)
笛声悠悠	卢万生 (176)
一床毛毯的温暖（外一篇）	廖永贵 (179)
美丽小站我的家（外一篇）	秦丽春 (183)
小站的事物	枫 树 (187)
永远的歌者	杨新华 (192)
车轮滚滚	唐 兴 (199)
难忘汉旺	王成奎 (203)
一条民国铁路的前世今生（外一篇）	任桑甲 (206)
从军人到铁路人	丁友成 (212)
评论二题	吴雪峰 (216)

心中那条路

——纪念成渝铁路通车 60 周年

◎孙贻荪

军号 在天际回荡
召唤我奔赴战场
远去了，一次次回头张望
我们浸渍在岩石上的
鲜血 汗水
像朵朵绚烂的鲜花
定格在如血的残阳

——摘自旧作《告别成渝路》

墓地前的追忆

襄渝铁路北碚车站背后的山坡上，有片低矮的松林，林间有一片铁道兵墓地。一个秋风萧瑟的下午，我拨开没胫的荒草来到这里，一眼看见了铁道兵六师政委朱耀洲的坟茔。斜阳里，我的身影投在墓碑上，像是向他敬最后一个军礼。四周寂静无声。秋风里隐约传来你的话音：还记得当年成渝铁路上那些往事吗？记得！怎能不记得！那段人生经历，是我一生的财富。

他是我人生一次难得的奇遇。

那是 1950 年的 11 月上旬的一天。筑路大军一夜撤离，去了朝鲜战场。

出乎我的意料，全团只留下我一人。在仓促而紧张的气氛中，老领导临别时用手指了指前方，你去30里之外的黄家大院，找朱耀洲政委领受新任务。

天明，我沿着一片狼藉的工地前行。怎么偏偏留下的是我呢，战场上真刀真枪地拼一回多过瘾啊，我在二野军大学的正是作战战术。这话只能闷在心里，不敢说出口。时近中午，橘林深处，露出黄家大院，我顺着蜿蜒山道往上爬去。远远看见一位身披军大衣首长模样的人，站在大院门外石梯上眺望。见我爬上来，忙喊通信员跑下来接我。通信员指着你的背影对我说，他是朱政委。我们大队人马也刚从歌乐山赶到这里，政委刚才还说这一带常有土匪流窜，正准备派人去接你呢。

你像兄长那样和我做了一次长谈。你说大部队都走了，剩下的路谁来修？眼下重庆失业工人众多，刘邓首长决定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他们接替部队修路。为此，军区组建了我们的这支“西南军区筑路第一支队”，我们的任务就是领导他们早日修好成渝路。

今天的人们，或许无法想象当年重庆刚解放面临的诸多困难。兵工厂停工了，黄包车没人坐了，银行歇业了，学校因生源不足无法行课。重庆市劳动救济委员会动员失业工人、黄包车车夫、职员、失学学生……前来修路，分别组成产业工人队、黄包车车夫队、职员、教师学生队……还有“游民队”。他们是从全市收容来的流浪人员。

300多游民，编做第五中队。你在干部会上严肃宣布，不准谁喊他们是“游民队”。派淮海战役战斗英雄陈牛儿担任中队长，陈牛儿没文化，你要我多去他那里。

我在五中队发现了不少人才。其中有个叫李荣贵的河南人，年近50，在台湾修过多年铁路，会开山放炮的绝活，因为想家，回到内地，流落重庆街头。当时我们缺的正是开山放炮的手艺人。我向你报告了他。你立刻让陈牛儿通知李荣贵带上工具，到各队示范，工效猛增。你提名李荣贵当劳动模范。有人背后发牢骚：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你批评他们农民意识，鼠目寸光。

冬天逼近，失业工人衣衫单薄，你派我回军里去当面向首长报告。首

长当场拍板，把国民党被服厂存放的棉衣，统统发给他们。我去李家沱被服厂办交接手续，厂里问我要不要棉帽，我擅自做主：不要！为什么？工人们穿上国民党军装又戴上帽子，岂不成了一群俘虏！要不得！

棉衣发到工地，你看见许多工人故意把棉衣反起穿，把白布里朝外，你哈哈大笑，你们好样的，不当“俘虏兵”！

这次回军区，我悄悄打听，上朝鲜的那些战友咋样了？回答是：他们大多牺牲了！我把这个悲痛的消息对你讲了，你神情黯然，沉默良久……

夕阳西沉，我告别墓地。对那段筑路日子的回忆，也就由此绵延……

邓政委叫我们去修路

为了不惊扰睡梦中的重庆市民，天还麻麻亮，我们就蹑手蹑脚地走出了西南军区驻地浮图关。直到东方破晓，我才从欲散的雾霭中，看清了我们这支队伍的浩荡声势。走在最前头的是警卫连，连长扛着“开路先锋”的大旗，在晨风中猎猎招展。我跟着通信连紧随其后。回头望去，逶迤的队伍，在山中忽隐忽现。

昨天（1950年6月15日）上午，我正在南温泉军大操场上操练正步走分解式，突然我被喊出列，回营房打背包，立刻赶往几十里之外的军区大操场，限两点前赶到。

我走进军区大门，远远看见操场上一片黑压压的人头，除了军人还有穿蓝制服的，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幸好有人跑过来，拉着我躬下腰往人群前面走，我顺从地跟着，走到前排，那人把我往地上一摁，顺势坐下。猛然抬头，主席台前横标上写着：成渝铁路开工典礼。我如梦初醒，汗流浹背地赶到这里，原来是参加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啊！

主席台上坐满了首长。我只见过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其余的都不认识。大会由李达参谋长主持。刘伯承以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讲话，他讲了成渝铁路的历史由来和现实重大意义。刘伯承身材高大，第二个轮到邓政委讲话了，不知谁眼疾手快，身轻如燕地冲到讲话席前，忙把麦克风急速从高处降落，邓政委从容走来，恰到好处。

邓政委即兴讲话，讲得很随意。他说成渝铁路不能不修！谁来修？派部队！当前部队征粮剿匪，任务重呵！我和伯承、贺龙同志商量，把我们身边的警卫团、通信团抽出来，再从军大抽出些学员，充实到战斗部队里，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工筑路第一纵队”，这个番号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它标志着我们军队，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到工地好好地向铁路工程人员学习，莫说二话哟。什么是说二话？我这个来自下江的学生不懂。别人告诉我就是不要发牢骚。呵！我记住了这句风趣的四川方言。

晚上军区后勤杀猪款待我们。正吃得高兴，团长找我，拎给我小红绸包着的一包东西，孙参谋（见习），这个由你保管。一看我便明白，是我们直属二团的印章：四四方方的是大公章，用于公文；长条钤记，写便笺用；还有团首长的签名印戳，只有人事任免才用。团长说你不忙跟团里大队人马走，先随通信连去架电话线，好熟悉一下沿线地形，画个图回来。

架完线的那天黎明，我一身军服全被露水打湿了，只好躺在长江边的一块大石头上，让江风把衣服吹干。忽听有人喊我，说团长派马接我来了。牵马的是个陕北老兵，刘志丹的部下。这样一位老实巴交的老同志，牵马接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他说没啥，革命分工嘛，井冈山的骡子资格再老还不照样驮炮。我没文化，只会喂马。

当兵的不会修铁路，忙拜那些“穿蓝马褂”的铁路员工为师，他们也不把我们当外人，亲热地喊我们“穿黄马褂”的。不几天，工地上就干得热火朝天了。

正当大家干得热火朝天时，一个意想不到的生活小事，却困住了咱们这些当兵的人。时值盛夏，一种叫墨蚊的飞虫肆虐，别看它肉眼难见，特别欺生，专咬外来人。咬得大家浑身都是疙瘩，奇痒难熬，叫苦不迭。甚至有人不敢上茅坑解手，因为那里是墨蚊的大本营，屁股遭不住啊！后勤处忙着发万金油，头几天还管点用，几天下来，墨蚊禁喜欢上了这种凉丝丝的味道了。它吸人血的同时也享受这清凉世界，更是驱之不去。这些转战南北的老兵，在墨蚊面前，简直无可奈何！

正当大家无奈之际，一位小卫生员竟把它征服了。小卫生员是西安

人，文化不高，却鬼机灵，他偶然发现漫山遍野长着青蒿，他无意间扯了一把，用手搓揉，鼻子一嗅，气味难闻。正当他扔掉它的一瞬，突发奇想，它或许是墨蚊的克星！他把青蒿的汁液涂在大腿和屁股上，专门蹲茅坑，守坑待墨蚊，蹲了好一阵，结果墨蚊逃之夭夭！他边系裤子边喊，墨蚊被我收拾住了！

团里马上把这发现报告给纵队司令部，纵队首长立即通报所属各部队，全线推广，小卫生员荣立三等功。

当时部队伙食标准很低，营以下干部和战士，每天1毛2分钱，只能顿顿吃南瓜。老兵发牢骚：井冈山吃南瓜，陕北吃南瓜，如今修铁路还是吃南瓜，打个饱嗝都是老南瓜的酸臭味。话传到了邓政委耳朵里，他拍板，每人每天增加1毛8分钱。他说部队劳动创造了价值的嘛。从此，每天能打一顿饱牙祭。大家笑豁了。

修筑成渝铁路，是全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著名电影剧作家孙谦来成渝路体验生活，写电影剧本。纵队首长让他到我们团来。我们这里有崇山峻岭。政委让我陪同他。在陡峭的山崖上，战士们腰系麻绳，挥舞铁锤打炮眼，做鹁子翻身的惊险动作，孙谦老革命连连大呼精彩！

临走，孙谦向我透露，剧本拟名《成渝铁路》，他还向我讲了某些生动细节。后来他的剧本在《电影文学》上发表，写一位筑路工程师，爱妻子也爱吹笛子，牺牲时，孤零零的一支竹笛在水井里漂浮。情节其实蛮感人的。可惜在批判《武训》的风声鹤唳中，它也难于幸免，剧本夭折。大家便无缘看到那部充满人情味的电影《成渝铁路》了。

不拿枪的战斗

这里是不拿枪的战斗。

我们这支队伍担任重庆至永川间的路基工程。猫儿峡隧道早在解放前开凿完成，涵洞则由川东行署负责完成。我们的当务之急，必须按铺轨的先后，准时交出路基，铺轨先从大渡口铺往九龙坡，再到菜园坝，我们每天扳着手指算进度。

我们的劳动所得，每日赈济两公斤大米，折合成人民币2角8分钱。我因公外出，事务长发给我生活补助1毛5分钱。下到馆子，炒一小份蒜薹肉丝8分钱；血旺豆腐汤5分钱，外搭2分钱的米饭。所以，他们这点收入，仅够糊口。

我们的劳动热情极高。每当傍晚收工号一响，自发的“支援前线”行动便开始了！挑着泥土，抬着石头，飞快奔跑，喊声震天。“多挑一挑土，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前后持续1刻钟左右。这道壮观的风景线，在几百里的工地上绵延起伏，让百姓赞叹不已。

为赶工期，必须开夜班。没有电灯，何以照明？在人力密集的平地，摆几盏电石灯，坡上则用竹竿悬挂汽灯。电石灯往外嗤嗤喷吐火焰，气味很不好闻；汽灯烧煤油，要打气，灯罩是石棉丝织成的，很娇气，一磕碰，就瞎了。得派专人维护。搬石运土的人，手持熊熊燃烧的纤藤秆，在黑暗中穿梭，又是一道难得的风景。

当时的爆破技术非常原始。尤其是炸药，用芒硝和木炭混合制作，全靠土法碾细拌和。危险性极高！尽管领导再三叮嘱要把细。加工、运送炸药，要远离火星；装炮时，只能用特制的尖细的竹筒，往炮眼里轻轻倒药……然而，悲剧还是时有发生。

一位来自重庆银行系统的中队长宋中桥，在一次加工炸药时，不幸烧伤了脸颊。幸好发生地离重庆不远，抢救及时，没有留下疤痕。他出院时，朱政委要我送他回家休息几天，并向其家人表示歉意。我见到了他的太太，人很漂亮，通情达理。老赵执意要随我回工地，他说快铺轨了，我能安心待在家里吗？他太太默默地送了我们很远，我很感动。记住了这个倔强人的名字。

另一个事故发生在永川工地，被炸药烧伤的是个姓张的青年，学生模样，长相英俊又肯吃苦，首批发展他入团。朱政委问他，将来路修通了最想干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说要上大学。朱政委得知他烧伤，亲自打电话给队长：组织最精壮的人力，轮换抬滑竿，火速送到永川。但最终因伤势过重，在半路上牺牲了！我们心里很难过，在工地为他开了追悼会。

我们天天盯着作战形势图看，猜想到我们迟早要上战场。军区首长让

我们抓紧办一件事：从1万失业工人和7万民工中，挑选出1万人来，组建西南筑路委员会下属的工程总队，移交给管理部门。我们为此分头赴川东、川南、川北、川西各行署所属各筑路指挥部，一一落实。此举就是大家说的“民工转正”。一时间，像参军那样热烈，选中了的，兴高彩烈；没选上的，垂头丧气。日后他们成了铁路上的中坚力量。

钢轨是这样炼成的

一天，朱政委喊我去他那里，交给我个出乎意料的任务。军区政治部约我写篇修筑成渝铁路的长篇通讯。在此须补上一笔，朱政委入伍前，在山西老家是小学教员，文笔很好。在成渝工地上，给军报写稿。每每在稿件上添上我的名字，我沾他的光，报社真以为是我写的了。他把盖有政治部大印的介绍信交给我，要我抽时间外出采访。我笑着对他说，我这个“南郭先生”要现丑相了，他说我手下没有“南郭先生”。

成渝铁路的钢轨，是怎样炼成的？我心中一直是个谜团！

为解谜团，我去两路口重庆管理分局（成都铁路局前身）向老专家陈琯请教，陈琯身穿米色风衣，戴副大墨镜，谦谦君子，和蔼可亲，全无官场上令人厌恶的俗气。他要我去大渡口第29兵工厂（稍后改为101厂，今天的重钢），去找一位铁路上派到那里的检验员，一位上海姑娘。我按约定时间去了，只见她头戴大檐帽，身穿蓝制服，有几分“铁老大”的傲慢。接过介绍信，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把盖有军区政治部大关防的介绍信，目不转睛地看了又看，没有发现什么破绽，才开口说，算你找对人了！

在去车间的路上，她津津乐道于她的检验工作，什么荷载强度，摩擦力，韧性……名词术语信手拈来。我心里想，铁路上派她来，派对了！路上我看见坝子里荒草没胫，有的机器还躺在草丛中睡觉。百废待举的感叹油然而生。

这里是用从水路上运来的鞍钢钢锭，轧成钢轨。没有钢花飞溅，金蛇狂舞的壮观景色。它倒像个产房，期待一个新生婴儿的出世。机器的轰鸣

声似乎正为新的生命欢呼。出模的钢轨，开始有些犹豫，欲行又止，几度停留。我替它捏了把汗！但是，它不肯退却，积蓄力量，做最后冲刺！终于如婴儿呱呱坠地，人们一阵欢呼。

上海姑娘告诉我说，在这之前，试轧的历程，艰辛而曲折。这台带动轧钢的蒸汽机，是100年前搞洋务运动的张之洞，花银子从英国买回来的，搁置武汉。抗战期间，民生轮船公司的卢作孚，把它从战火中抢运到这里，它通身凝结了爱国者的心血。如今垂垂老矣，能返老还童，实属人世间奇迹！

第一根钢轨的诞生，是民族精魂的见证！后来上海姑娘告诉我，轧钢纪录，日日刷新，最高时一天轧出136根38公斤准轨。

大渡口钢厂，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铺轨了！先从大渡口铺到九龙坡港口码头，迎接从水上运来的第一台火车头。部队把二营营长张济舟，调往铁路上当铺轨大队长。老张找朱政委“说聊斋”，不想去。政委说你去最合适。当年你在淮海战场上，凭一把军号，吹得敌人心惊胆战，成了战斗英雄。拿出当年的猛劲，肯定能把铺轨队带成尖刀营。

我去老张的铺轨队采访，他让我开洋荤第一次坐轨道车，他不知从哪弄来一把旧藤椅，让我坐在轨道车平板上，我说要得个球！他一笑，你是上级机关来的，理当照顾好你。我拉他一起坐在尚有余温的钢轨上，聊起铺轨队的事情。老张说铺轨队真辛苦，和打仗差不多，工人很累，我能办的就是下班了给他们整点烧酒喝。老张果然把铺轨队带得响当当的，远近闻名。

当时发动沿线百姓捐献枕木，在朱杨溪铺轨时，我恰好碰见一位留着胡子的乡绅，把自己上好的楠木寿材贡献出来。几根乌黑发亮的楠木绑上红花，敲锣打鼓地送到工地，煞是闹热。

几年前我编《通途》时，收到重庆工务段蓝光武副段长的散文，写到当年乡亲们捐献的枕木，有几根还没有退役，这些珍贵木材做的枕木，比沥青浸制的枕木都结实。当时我突发奇想，办一个成渝铁路历史陈列馆，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永远存放在馆中，留给后人看，一定非常有意义。

钢轨铺设好了，可火车头又怎么弄到重庆来？贺龙司令员请求军委派登陆艇，从武汉运送到九龙坡码头。我沾张济舟大队长的光，把我送到九龙坡港口，看火车头从码头底下爬着坡道，一步步绞上来。那天码头上人山人海，难怪呵，没有出过川的人，一辈子没有见过火车头这个庞然怪物！

搁浅了的《蓝田传》

当年，我为了让所写的《今昔成渝路》多些历史体温，特地专程来到成都，向成都工程处（中铁二局前身雏形）毛处长请教。毛大腹便便，有书生气。正在挥毫写“龙泉驿隧道”几个大字，当时凡是完工的隧道，都请书法家题写隧道名称，把它镌刻在隧道洞门之上。毛的字潇洒遒劲，有大将风度。

他得知我的来意之后，建议去拜访两位老专家：一位是谭其芳，另一位是蓝田。蓝田今日在家，先去他那里。临别，毛处长悄悄叮嘱我：蓝公信佛，有两位夫人，你去他家，切切绕开这两个话题。

毛处长派他的秘书，领我去了一座不闻喧嚣的四合院，蓝公正坐在长长的藤躺椅上，手捧锃亮的烟杆，咕噜咕噜抽水烟，见我们来到，忙起身，让如夫人看茶，蓝公说这是云南的普洱茶，对我来说它太高不可攀了。这时他六十有三，是铁路界德高望重的长者，却与我这个无名竖子谈笑风生。我们的“破题”是从诗词入手，他把工正誊写在毛边纸本子上的诗词楹联作品拿给我看。说了这样一件趣事：谭其芳和他一同去工地勘察，指着沿途地名给他出了上联“清风（峡）明月（峡）朝天驿”，要他对下联，他脱口而出“荷叶（坝）兰花（坝）趴地沟。”这几乎是不可改动半字的“绝对”，一时传为佳话。

蓝公系成都郫县人，或许因为家门口可眺看望丛祠的缘故，其父特别喜欢吟诵李商隐《锦瑟》里的诗句“望帝春心托杜鹃”，讲杜宇啼血的故事给他听“蓝田日暖玉生烟”，而灵感生焉，为他取名蓝田，希冀他日成为良玉。当他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即昔日的唐山交通大学，今日的西

南交通大学前身)的第二个年头,家乡成都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四川保路运动”,他身在北方,心驰故里。幸父兄皆有识之士,积极投身。此刻蓝公向我讲述当年那场血雨腥风,犹如亲临其境。

为什么会发生这场运动?蓝公怒不可遏。清政府强迫百姓对铁路费用实行摊派,美其名曰“认购股票”。官绅显贵认购50两银子为一“大股”;乡野农夫认购5两银子为一“小股”,到了1911年,四川有数千万人持有大小不等的铁路股票。突然间清政府变卦,一纸圣谕“铁路收归国有”,百姓的股票一夜间成为废纸,而且要把铁路产权卖给洋人。四川人尤其成都人,壮怀激烈,为了保护路权,绅士商贾学生市民,纷纷请愿,掀起罢市。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对请愿者开枪,牺牲者中有医生、裁缝、学徒、刻字的、放马的……百姓雨夜里奔走呼号,哭声四起:赵屠户杀人了!

成都血案,震怒全川。有的步行千里前来驰援,有的踊跃捐款抚恤死者,出家的和尚也纷纷解囊,连妓女也不甘人后。一时间群情激愤,终于杀了赵尔丰这个刽子手。蓝公得意地说四川的保路运动,为清廷敲响了丧钟!

我对蓝公说,你将成渝线从金堂淮口沱江右岸入成都,改为从柏树坳穿隧道入成都,缩短线路23.8公里,节省材料和施工费用150亿元(旧币),乃惊人的创举,若在苏联可以获最高荣誉勋章。他摆摆手说,我是凭良心办事。每当我从测量的大山里,回到久违的成都,都会去保路同志牺牲的纪念碑下肃立片刻,反省哪些做得还不够。有生之年,我要替40年前保路中牺牲的同志,完成未了的夙愿。

我的文章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重庆出版社约我写《蓝田传》。我欣然允诺。又去了几次蓝公家中,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一次在叙府(宜宾)至昆明测量,在盐津大山里遇上了棒老二(土匪),要抢马背上的食物和行李,蓝公厉声喝道,我们是来为你们修铁路的!抢我们,你良心被狗吃了!闻言,土匪伏地叩头谢罪。

蓝公一生阅历丰富,历经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学养深厚,通经史诗词,且为人幽默,爱说笑话,出语惊人。如若当年《蓝田传》能付梓出版,我笔下的文字,会是一代铁道工程精英的生动写照。